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文杂拌/苏叔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
(学术随笔文丛)

ISBN 7-5004-2604-6

I. 艺… II. 苏…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778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28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2.00 元

61
35

目 录

代序言：燃烧是美丽的·····	(1)
-----------------	-----

谈艺录

寤斋琐谈

——关于文艺的是非·····	(1)
无文化的“文化学”·····	(8)
改革的文学和文学的改革·····	(13)
面对新世纪的中华文化·····	(18)
生活的挑战与戏剧的回答·····	(25)
我喜爱这样的剧·····	(36)
看戏的杂感·····	(40)
三言两语说小剧场艺术·····	(47)
赤脚踏在小路上	

——关于我的短篇小说的几句话·····	(50)
---------------------	------

小说是不是文学

——文学惶惑感之一·····	(54)
关于电影文化的点滴随想·····	(57)
电影剧作与拆庙·····	(64)
小谈“地方文化”·····	(70)

如诗如梦的画卷	(73)
掩埋了四十二年的热忱	(76)
给孩子以天真	(83)
关于《图兰朵》的中国味儿	(86)

忆师友

胡华先生是我的老师	(92)
逝去的浪花	(97)
管桦竹	(101)
我的一点心意	
——写给我的第一批编辑们	(104)
不能忘记的爱心	(108)
心灵的放飞	(110)

序与跋

渴望燃烧

——《世纪之歌》序	(115)
-----------------	-------

谢谢生活

——《世纪之歌》后记	(118)
------------------	-------

作者的话

——小说集《老舍之死》序	(120)
--------------------	-------

战胜自己

——《假面舞会》代序	(122)
------------------	-------

要爱得真诚

——《月神集》序	(124)
----------------	-------

《晨思所爱》自序	(128)
献给读者的心	
——小说《马兰草》序	(129)
往事并不如烟	
——小说《牵牛花》序	(133)
笑的结晶	
——姜昆《笑面人生》序	(136)
历史的镜子	
——《一个才子的奇特命运》序	(141)
请您细读	
——《中国皇城·皇宫·皇陵》系列丛书序	(144)
难得的贡献	
——《刘光民说唱文学》专著序	(146)
但愿人间多“月老”	
——《月老的报告》代序	(150)
请捧读欢愉	
——《中外风情谭》序	(156)
以一颗童心对待孩子	
——《男女生怎样相处——致中学生》代序言	(159)
纯真心灵的写照	
——《“我的中学生活”征文精选》序	(161)
记住这颗圣洁的心	
——《孙引南作品集》序	(166)

谈艺录

寤斋琐谈

——关于文艺的是非

关于文艺立法的议论，近来又日见高涨；对于文艺现状的评论也屡屡见诸报章。但是，不知为什么，议论归议论，实践归实践，种种被批评的现象依旧我行我素地前行，实在令人深思。

毫无疑问，近些年来，文艺创作确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以开列一长串新人新作的名单，以及“老”人佳作的“排行榜”为成绩作出切实的注脚。然而，也正有令人忧虑的隐患和明患在悄悄或大张旗鼓地进行。盗版、伪作、抄袭、贩黄、粗制滥作等尽人皆知，漫天要价、伪唱假演、临阵逃逸，乃至吸毒、堕落等等，也是“演艺圈”内怵目的事实。通常的议论，是把这一切归咎为商业大潮的冲击和市民化文化发展不可阻挡的必然。

其实，窃以为这只是说到了表层，倘不认真研究和总结，将会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造成长远的负面的影响。

从世界文艺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诞生之初，曾经对封建主义的文化发起猛烈的冲击。“启蒙运动”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在今天依旧光彩熠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一切古典的艺术拉入市场，但这并没有阻挡住各种艺术品类诞生并传之久远的精品。毕

加索、罗曼·罗兰、奥尼尔、海明威、萨特、聂鲁达、希克梅特等等，不都是在商业大潮中劈浪前进的伟大的文艺家吗？他们的作品不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吗？即令是本世纪初至 50 年代，中国的商业大潮没有今日的突兀，也毕竟算是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的京剧、话剧、各种地方戏曲和诸位作家都在商潮中游泳，也还是诞生了鲁迅、郭沫若、梅兰芳、齐白石、张大千等世界级的文艺大师，创造了一批辉煌的艺术。当时，他们的作品和艺术实践也只有投入到市场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再说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吧，也是附丽于售票放映的影片，才广为流传，成为民族心声的。

文化的市民化倾向，是市场经济在文化上的必然表现。但在市民化的潮流中，总有高耸于这潮流之上的壮美的艺术礁石，不为这潮流所动。和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等大师同一时代的市民文化写家多如牛毛，其中也不乏顶尖的高手，然而，他们没有能淹没这些峭岩。同样靠稿费吃饭的文学大师们，创造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峰。当时各种市俗化的演出也比比皆是，却不能遮掩梅、尚、程、荀及马连良、奚啸伯、周信芳等艺术大师，齐白石、李苦禅、刘海粟这样的画界巨擘也早立在市场经济中。可见，将中国目前文艺界一些低迷的现象简单归咎为商业大潮和市民化的冲击，从长远上和深层上去说，至少是没有触到本质。

当市场经济将一切化为商品时，文艺也不能除外。然而，商品并不是伪劣产品的代名词，商业行为也不是卑污行径的同义语，利与义不一定弄成冰炭不容。倘以为商品、利润是一切罪恶之源，那也就忽视和否定了人类自身的理智，同时将社会的进化视作人类道德的堕落，社会越发展，人类的精神越苍白。追慕人之初的质朴，不等于要社会倒退到原始阶段，这似乎是个常识。

可见，说文艺界种种弊端的产生是因为商品化的原因，是因为太世俗化了，是禁不住仔细推敲的。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人人指斥的文艺创作中的不良状况呢？我以为这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有历史的原因，有对现状模糊的认识，有体制的原因，有主观的限制也有客观条件的约束。应当开展一次长期的、自由的、深入的、反复论证的讨论，并自上而下地列出应对的办法，否则，将贻患未来，使数代人受到不良的影响。这绝非危言耸听。毛泽东说：“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关乎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大事，绝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也不可草草订个章程，而应亟思良策，既符合商品规律又符合艺术规律，又能点燃国民精神之烛。让我们高举民族精神之旗迈向新世纪。

领导者的责任无疑是重大的。防患不如疏导。引导文艺大军前行的历史重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重要。

从创作者来说，加强自身的学习和提高无疑也是重要的。

我所说的学习，是指学习哲学、历史，学习生活中已有和新鲜的经验；学习文艺创作的基本功：文字和各种艺术样式的基础语汇与技能；学习本民族和外部世界的优秀成果；学习群众；学习先哲和时贤的优秀品德，这可是个繁难的任务。然而，不学习便只有退步与落伍，只有孤“芳”自赏，甚而遗害群众。

哲学，或说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从事精神劳动的基础。认真说来，许多文艺流派的不同大多是由于艺术哲学的差异。一个没有坚定的世界观的作者，他笔下的产物也一定是飘忽不定的。萨特与奥尼尔不同的剧作风格，正是出于他们对世界认识的不同。鲁迅与周作人文章的不同也是由于他们的哲学信仰不同，人生态度不同。我们今日有太多的游移变幻，不断拣拾各种各样时髦的理论，书桌上不断变化各个主义的旗子，因

此显得浮浅而乖张。创新是艺术上绝对提倡的法宝，然而创新不等于没有准主意。从弗洛伊德热、萨特热到后现代主义、符号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热，十几年间我们“流感”了多次。这正证明了我们不少人世界观的不坚定，哲学基础的薄弱。如今文艺评论界的无力正是因为我们缺乏评断别人的基本理论，没有坚定的理论，我们怎样去理论别人呢？我不赞成文艺创作和评论界的理论一律，各种方法和观点理应竞赛，但我绝对主张理论的坚实。不管你奉行什么艺术哲学，你都得有真知灼见，不能只披纸糊的彩衣，只是蒙人唬人而已。

学习哲学，有坚定的世界观、人生观，有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论，应当是迫切的任务。古往今来的大文艺家，莫不是思想家、哲学家。中国的老、庄、孔、孟、屈原、司马迁，以至后世的苏东坡、王安石莫不如此，鲁迅、郭沫若，甚至胡适，也都如此。假做的深沉，禁不住捅破纸糊灯笼的手指。那些爱写些“小语”的作者，只是显示了小机警，离文艺所载的大道相去甚远。一个新的文化人要想将正道示人，自己非得对正道有深入的研究，有独特的见地，而且有生花的文字不可。以为小聪明就可树大影响，只是幻梦。

可惜，当今小聪明颇受青睐，这与受体的素养正急速下滑有大关系。

学习历史。今天从昨天走来，昨天的故事含有许多令今人后人沉思的东西。可惜，我们不少人不熟悉我们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现代史。因此，常常发生“历史性”的误差，对于西方文化怎样凭借坚船利炮入侵中国的历史完全无知。因此对于中国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便弄不明白，一律斥之为保守、落后。和平的文化交流与炮弹运来的文明，是两码事，我们不能因为文化的互补而忘记了侵略，甚至因异样的文明就歌颂侵略。历

史是门科学，历史学家也具备某种天然的秉赋，正如演员、足球运动员需要某种天赋一样，历史学也要求研究它的人具备某种素质，我称它为“历史的质感”。一个事件，一篇文章，在极具历史感的人面前，可能会马上发现它所具备的历史意义，有的人即使将历史转折性的大事摆在他面前，甚至讲解给他听，他也对历史性的意义感到惘然。说白了吧，不是每个会写点子文章，会拍几部电影，会演几出戏的人，就都一下子变成历史学者，就能透彻地感悟历史。现今，文艺界一窝蜂地寻找历史题材，实在还是因为太小瞧了历史学，以为只要翻开历史书就能弄明白历史和历史学。倘如此，还要什么历史学系、历史研究所呢？有人说“历史不过是过去的故事”，“历史还不是司马迁编的”等等，历史虚无主义，达于顶点，倘不是狂妄也只能说是无知。以对历史的无知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要是能成功才是怪事。如今，对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种种谬说几乎成了不少人认为是真实的共识，还有学者以自己的感慨替代历史的真实，以其小慧，示人昭昭。于是，历史在某些文艺人手中成了任意拨弄的玩偶。如此不严肃地对待我们的先人，对待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是极为罕见的。

学习点基本功。譬如，写小说的是否该学学标准的汉语？遣字造句有所规范，句逗标点应当有矩。如今不是中国话的“中国话”到处皆是，废标点，省句逗，生造词语，瞎编语法，几成风气，还要树起大旗，曰：新潮。这个“新潮”是什么弄不好什么就算特点。比方不会将故事说得巧说得妙，或者简直不会说故事，便说自己的小说是“淡化故事”、“淡化情节”、“脱离叙事结构的平庸”；写不好人物的，便说自己提倡“抒情与宣泄哲思”，而反对“文学是人学”的陈词滥调；中国话还写不通顺，对于状写环境及氛围的本领几近于零，便说自己提倡“白描”；不明白标点符号的，便“废标点”，说是有意制造作品的朦胧韵致，故意让人看

不明白是谁在说话，说的是什么。而传媒，起而鼓噪，一致叫好。因为没有好作品的局面实在让期待兴奋的心忍耐不住，稍有出格，便大呼新鲜，而不管这出格是否将文学、艺术拉向非文学、非艺术。其实，鼓吹者自己也未必弄明白了他所鼓吹的究竟是什么。只要抓住一两件被认为是时代倾向性的题材，则不论其语言文字、技巧如何苍白，都会换来一片喝彩。

中国的普通话要不要有规范？国家是否有标准的汉语语法？中国人是不是应当说、写规范的普通话，我以为这关乎民族生存大计，不可掉以轻心。

学习生活，到生活中去，不是照搬生活。无疑，生活多彩，较文艺家苍白的想象力要丰富得多。然而，生活再丰富多彩，也须创作者的加工，不然，就难谈文学与艺术。前些日子因为强调深入生活的必要，就有人倡出到生活中去现抓、照搬就行就可以的论调。真理向前走半步就变成谬误。深入生活是绝对的必须，但深入生活不是现炒现卖，是增加阅历和营养，是打底子，是增加库存，是锻炼识别与提炼贵金属的本领。倘深入生活变成急功近利的办法，实在背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初衷，也违背了创作与艺术的规律。

学习中西文化。我们生吞活剥的快餐文化太多。今日许多作品中洋字、洋人、洋格言不少，但大多是二手货。只是标志写家的“多识”而已。近来又实行复古，以会几句文言文为自己熟读古文为荣。其实，之乎者也，每每用错，矣焉哉乎，不知所云，恰恰露出古学之不足。须知，古文是要诵读的，格外讲究句读（此处读为逗）、平仄、对仗、声韵。今人有几位仿古者，所写字句令人无法开口。要不要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化呢？太应该了，不然，无法与先贤对话。学习西方文化极为必要，但要真学而不是只学几句警句以示人为荣。

以上所说，或许失之苛刻，但这都是大家眼见的现象，绝没有伪造的成分。浮躁的心态，以小力气赚大名利的急功近利的欲望，是形成上述种种弊端的主观原因之一。至于为什么有这么不沉稳不踏实的心态，以及我们做了什么，让这种心态非但不能克服反而越益膨胀，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至少，我以为负责任者应当清夜扪心。

文艺虽应也可以为当前所倡者服务，但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族文化的主体之一，还应当蓄积及磨炼，成为我们民族美学、价值观、道德观的瑰宝。敦煌的飞天造像，可以说既为当时佛学火炽的现实服务，又融入了先人美好的愿望，流传至今依旧激动我们的心。可见，为现实服务与精心创造，使之流芳后世，是可以统一的。怎样克服浮躁的心态，提高素质，是个大问题，不可不急思良策。

这只是说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文化工作者本身的事，至于文化的受体，广大的观众、读者、听者，今天的状况以及应当怎么办，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只好付诸厥如。

拉拉杂杂，所言弊端，我也难免。因为这些正被舆论叫好。向我索稿者，也有此等要求，而我远没有达到绝不流俗的地步。所以，上面倘有气话与不敬，那都是在说我自己，读者千万别对号入座，省得麻烦。打住。

无文化的“文化学”

经过了闹哄哄的“油炸”、“火烧”之后，命不该绝的“文化”，重又兴时起来。到今天，放眼望去，巍巍大中华到处飘扬着五光十色斑驳陆离的“文化”旗。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牛仔T恤的“文化人”各据一方，或高谈阔论，或击节吟咏，或长吁短叹，或骂骂咧咧，更有脱光了脊梁拍着胸脯叫嚷：“从爷爷奶奶到孙子全是混蛋”的，真像是一座熙熙攘攘的大茶馆儿。然而，这样一来，中华文化就真的被掐住了人中穴起死回生了，或者抡中太阳穴从此一命呜呼了吗？！

文化真是个倒霉蛋，谈起近两个世纪中国的倒霉史，深刻的人喟然长叹曰：“中国倒霉就倒霉在文化上。五千年的文化，太老太陈旧！这么沉的文化包袱压得喘不过气，焉有不挨打的道理？”中国人的腰杆不硬原来是文化史太长的缘故。“君不见几大文明古国，一个个断裂崩坍，有几个兴旺发达？”不错，可为什么只有中华文化未曾断裂，而且不断转进，到今儿还活着呢？“学者”不愿或不屑甚至不曾想过，只是潇洒地耸耸肩，五千年便一笔勾销了。

又有一些人出来叹息，说中国倒霉就倒霉在中华文化的衰落，不知道维系自己的文化，倒总是糟践它。那五千年文明无一错处，不可更改纤毫，中国特有的文明能否否定吗？不错，可为什么背着这文明却让人欺负呢？“学者”也不愿回答，依旧一笔糊涂账。

更有年少气盛者说：得了，几千年的陈谷子烂芝麻，扔了算

了，搬过人家现成的东西多好，不然中国没有希望！这话也曾引起不大不小的掌声与喝彩。

贾宝玉脖子上系（应读作 jì）着块通灵宝玉，这位小祖宗一见可爱的林妹妹脖子上没这玩艺儿便把它摘下来摔在地上连跺带骂不要这捞什子。倒是没文化的人们赶紧拦住，说“它有什么罪过”？！

老祖宗贾母及其追随者把那块玉视为圣物，不用说捧它，连毛病也不许挑，呵护备至，没有了它也就没了孙子的命。就是动不动拿玉出气的宝二爷，有时候也为自己这块宝贝得意，给这个姐姐瞧，让那个妹妹“靓女”看，甚至让她们抚摸把玩，自矜自得的劲头儿也不含糊。连娇贵的北静王爷也毕恭毕敬，把看看这块玉当作荣幸之至的大事。

我是个笨人，至今也没完全闹明白曹雪芹同志对这块通灵宝玉到底是什么态度，是彻底否定派还是国粹派？或者就像宝二爷，对这命根子又爱又恨又无奈？丢了宝玉，宝玉就丢了魂，疯傻呆痴；有了宝玉，宝玉又动不动咒它，恨不得“火烧”、“油炸”，偏偏又摔不碎打不烂。设若把这宝玉视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物，曹雪芹同志倒写出了文化的真实和真实的文化人。不过，我于文化是外行，姑妄言之，不作数的。

如今，文化又成了幌子，炒俩菜，弄几两酒，愣敢说“饮食文化”；缝几件行头，让几位小姐穿戴上扭扭搭搭在T形走道上晃荡几回，便叫“服饰文化”；连干嚎硬喊的“卡拉OK”也敢叫声乐“艺术”，还有什么不能叫文化？“鬼文化”、“神文化”、“厕所文化”、“乞丐文化”都在庄严地张扬，文化古国里处处皆文化，如此丰富的文化，怎么会世风口降，浮躁得像是过了今天没明天？五千年的老民族，怎么会惶惶然的好像没了一点儿底气？

于是，又有人高声嗟叹寂寞，自称背负着文化的十字架在喧

器的人群中踽踽独行，招来一批尾随者。寂寞换来了青睐，个人的清名如日中升。你道聪明也不？！

文化又成了筐，什么都往里装。腐败是文化，卖淫是文化，吸毒是文化，受贿是文化，官场是文化，得过且过是文化，骂街是文化，游民是文化，迷信是文化，作假是文化，麻将文化，随地吐痰是文化。抢夺文化的彩衣纷纷打扮，惟独把文化的灵魂扔在一边。我们那维系着民族生存的精神长城：深邃的哲学和优秀的道德传统、价值标准，都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任风吹土埋。批判也好，肯定也好，真正的清醒深刻的文化大检讨，大扬弃，薪火相传，还在遥远的地方，或者只挂在几位智者的嘴边，全社会还没有认真的动作。而在迈进新世纪的门槛时，我们必须有经过清洗、梳理的全民族崭新的精神，它既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承接又注入了新时代的因素，这才能使我们有强大的生命面对新的挑战。不然，我们便是无根的飘萍般的民族，难当新世纪的重任。

到长城，赞弹皆有。歌颂门窗，臧否城墙，几乎是先进者的共识。我生愚騷，发一声呆问：没有墙，何谈门窗？无论东西、中外，凡屋皆有墙，至于院墙、砖石、铁杆、花木，无论怎样装饰，总归有的多，没有的少。只说墙是封闭的象征，不说墙保护自身的功能，或者起码保护隐私的作用，似欠公道。长城是不是中华民族物化的象征自然可以讨论，但非要说长城不倒，中国人自我封闭的心态就不会改变，则不但过分也不合乎长城兴建的历史。中原的生产方式处于相对先进的形态，保护它不受相对后进生产方式的侵袭，似乎无可厚非，而它那傲岸雄伟的身姿像一道脊梁横亘在大地上，以此形容它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也只是种比喻，用以鼓舞民族，要坚强、挺拔屹立在世界之林，并没有把它封闭保守的内涵当作灵魂绵延相续。非要说长城封闭，不足为民族象征，则未免有些，有些什么呢？太学者化吧？普通百姓是没有这个“文

化”心态的。或者再说狠一点，有些人是偏从反面作文章，好处是震聋发聩，言几千年所未言，独标一帜。有的（自然是极个别的），对不起，无非招人侧目以博声名耳。据说这是当学者的捷径之一。中国的倒霉在近二百年，这二百年哪个匪盗把长城看在眼里？美英法德意奥西葡都驾船从海上来，那里没有长城。就连日本、俄国侵占我国领土，也没把长城当作障碍，中国百姓也没有把长城当作马其诺防线。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长城几个关口都打了胜仗，鼓舞了民心，所以，才在民众内心里筑起了精神的长城，下决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非要说以长城为象征，推倒内心的长城，不知有何时代意义，门户洞开就一定好吗？何况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门户洞开任人进出的国度，不信就亲自去试试。

据说长城是在人造宇宙飞行器中俯视地球仅见的人造物之一，说不定将来它是人类星际航行地球站的标志物或有的外星人识别地球的坐标。世间事，变化匆匆，何必臧否太急？！

许多事，都如此。隐性的功利心驱使我们常常把历史与文化看作短暂的现象，忘记了同它们相比，我们才是匆匆的暂时过客。若是仔细想想，过往的岁月曾有多少智者发出历史与文化的提问或反诘，有的说对了，预言出文化的轨迹，有的则留下些“天才却荒谬的猜测”，文化与历史依旧沿着冥冥中自我的规律前行，盖因文化不是几个人弄出来的，而是一个民族整体思索与探寻、创造的产物。谨慎地、历史地、具体地、全面地探讨文化问题，窃以为才是严肃的态度。

然而，现在文化成了商标，成了名片，成了头衔，成了新潮时装，满街筒子都是“文化”。文化贬值大约是本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怪物。民族主文化的衰弱与市民亚文化的嚣张是二十世纪的特有现象，这与大生产方式的平地而起相伴随。如今民族主

文化的复兴意识又渐渐苏醒，许多国家正在极力扶植发展作为民族灵魂的本民族主体文化，而我们呢，正在“补课”，先糟踏够了民族主文化，让市民亚文化大肆活跃，然后再追上“新潮流”，重新再认识民族主文化。如同贾宝玉，扔了脖子上的玉，丢了一回魂儿，再拣回来挂上。不过那是真还是假，是着了一僧一道的魔法，还是失了灵性，那得另说。现在是无文化的“文化”正风行的时候，我的话只有招骂而已。

中华文化之所以是人类史上惟一的未曾断裂、不断转进的既古老又现代的文化，是因为它本身的合理性和它内部不断融合改组以及又容纳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并使之本土化的原因，她的辉煌与衰弱以及再度璀璨自有内在的规律。我们应当仔细地审度、挑拣，予以扬弃。而不是急忙忙拉来当旗帜、当幌子。倘若文化人真的“铁肩担道义”，那么，我以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豪是绝对必要的。

去登一次长城吧，华文语汇中的庄严、雄伟便会变成实有的感受充盈在心头。去踏在壶口瀑布的崖边吧，那奔腾咆哮的激流，便会在内心腾起神圣的情愫。一个被母亲河哺育出来的民族，一个修建长城的民族会是封闭保守的软骨头，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她的未来。

改革的文学和文学的改革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当生活被改革的潮流所激荡的时候，文学没法子对这潮流闭上眼睛。反映改革的文学作品将势如潮涌，这是必然的现象，谁也无法阻拦。

现在，有批评文艺作品一哄而上、泛滥成“风”者。无庸讳言，文艺作品中确有爱成“风”的毛病。“友好风”啊，“回归风”啊，“爱情风”啊，都刮过。但对“风”要作具体的分析。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中汹涌着奔腾的洪流，文艺势必会群起而反映之，这“风”是必定要刮起来的，无可指责。自然，平庸的模仿不在其中。此外，文艺作品总得借人言情说理。而人也无非是男女、阶级、职业与年龄之分。而男人终其一生也无非是小子、小伙子、新郎、女婿、光棍、父亲、岳父、老头儿等等，倘若因为写了光棍，便说文学上有“光棍风”，写了离婚，便说文学上有“离婚热”，那文艺工作者真的无可措手足了。人类自有文艺以来，凡数千年，古今中外无数文艺家已经唱遍了人们的悲欢离合，倘若写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其中的情节与任何历史上的作品绝无相似之处，怕真是难矣哉！问题在于，作者是否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见地和独特的叙述方式，是否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所描绘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人物个性。作品中有哪一点与别人相类便指斥作者随风而起或模仿他人，那就排斥了创作中的共性，是不大公道的。自然，真正的抄袭与剽窃，也不在其